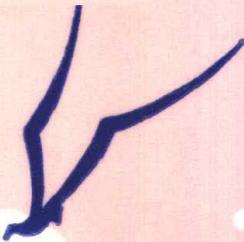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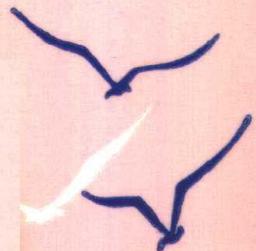


文艺心理探索

WENYI XINLI TANSUO

高 楠 著



文藝新潮叢書



文艺新潮丛书④

文艺心理探索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年·沈阳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桂湘
封面题字 董 文
责任校对 张雪梅

文艺新潮丛书④

文艺心理探索
高楠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625 插页：2

字数：100千 印数：1—13,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429·041 定价：1.30 元

编者的话

随着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我国文学艺术领域新潮翻涌，不仅创作方面气象万千，文艺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变革~~也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牵动了诸多入的~~心~~。许多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锐意求新，有的用信息论来~~研究~~文艺创作的过程和规律，有的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人物性格，有的用控制论的观点来探讨演员们的表演艺术，还有的用比较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和人物形象等等。尽管有些文章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稚嫩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那种独特的审视角度和新颖的阐述，的确是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批评的模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引起了大家对文艺批评问题的认真思考。

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探索就不能前进，没有变革就不能发展。当然，这种探索与变革必须是建立在对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合乎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促进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变革，使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个变革所涉及到的有关知识，从而推动文艺理论

研究工作的新发展，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
的文艺，我们编辑出版了《文艺新潮》丛书。

这套丛书在一九八六年相继出版的有《新时期
的文学思潮》、《文艺控制论初探》、《系统科
学与文学》、《文学典型研究的新发展》、《比
较文学漫谈》、《文艺心理探索》、《精神分析
学述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浅论》、《现代派
文学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小史》、《新时期
的乡土文学》、《朦胧诗述评》、《大墙文学》、
《小巷文学》、《东方意识流》等若干种。

为了便于阅读，这套丛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
易懂、简短明了，将学术性探索与知识性介绍相
结合，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每本字数均在六万
至八万左右。

希望这套丛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中华民
族腾飞的岁月里，能对献身于祖国文学艺术事业
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前　　言

文艺心理学这门科学，既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说它古老，是因为各种文艺心理现象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国的刘勰，西方的柏拉图，都进行过这方面的探索，并以不同的阐述方式给予了理论的回答。说它年轻，则是由于这些探索真正获得科学的依据，还是近晚的事。而这在我国，又更要晚得多。八十年代以来，情况有了变化，全国规模的美学热的涌起，要求从文艺心理的角度对美学理论和美学现象给予科学的阐述与解答。于是，文艺心理学园地逐渐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有分量的文章和专著越来越多。学者们认识到，美的规律的主体把握，离不开基于实践的主体心理的把握，有了这种心理的把握，才进而谈得上将之化作创造美的物质实践，也才能在更高层次的实践中概括出更高层次的美学理论与艺术理论。因此，美学理论文艺心理学的解决，是美学与艺术论研究深入的必然；美学热真正向深沉的、理性的热的升华，

必然伴随着出现社会性的文艺心理学热潮。写这本小书，就是希望能为这热潮的波浪添上一星半点微小的浪花或水沫，尽管它在气势磅礴的激流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它毕竟不是冷漠的观潮者，而是投入了这激流之中。

这本书，不是对文艺心理的系统研究，只是对文艺心理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点初步的探索。它谈及了文艺活动的需要与动机、艺术知觉的能动特征、无意识的表象活动及灵感、艺术想象的特性等问题。文艺心理学，自然首先应该是心理学，是美学与艺术领域中的心理学分支。它应该以对文艺心理规律由浅入深的揭示为其理论体系的基干，而不应该是以美学或艺术理论的体系为基干，随时地去进行文艺心理的解释和说明。否则，文艺心理学就失去了自身体系的科学性与严整性，就会被屈降为美学与艺术论的附庸。同时，它是心理学，但它到底还是“文艺”的心理学，因此，它又离不开美学与艺术论的一些基本规律与特点，那种只是在普通心理学的体系上零星地点缀些“文艺”花边的心理学，也同样构不成一门相对独立的文艺心理科学。科学的文艺心理学，应该是把心理学的根扎在美学与艺术的沃土上，由此长出的既不是沃土，当然也不是那根系本身，而是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这棵树，

越是接近根部，就越是体现出心理科学的体系规定性；它不断地向上伸展，这体系的规定性就不断地化入到美学与艺术的枝叶与花果中去。于是，这株文艺心理学的大树，在实现其心理学体系的整体中，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基础部分，这是直接联系着心理学的范畴或要素，体现为对应的文艺心理学的基本范畴或要素的部分，如文艺的动机、感觉、知觉、想象、情感等；枝干部分，向上，这是文艺心理学基本范畴或要素向美学与艺术论的几个基本范畴的融入。向下，则是这些融入的心理内容的综合。这部分中，心理学的基本范畴或要素被打破、被分解，按照美学或艺术论范畴及要素的规定去重新组合，构成既合于美学与艺术论的基本范畴与要素的规定，又体现出文艺心理自身体系联贯性的新的范畴与要素，如文艺与生活、创作与欣赏、再现与表现、理想与现实等；“枝叶花果”部分，这是文艺心理学直接化入审美或艺术实践的部分，或者说，是直接对各种审美或艺术现象进行文艺心理的分析与解释的部分。这部分中，心理学与美学、艺术论各自的体系规定性都不再被强调，文艺心理学在这里体现为一种实践理论，它的“枝叶”，象众多的敏感的触手四面八方地深入到各种文艺现象中去，这是文艺心理学最生动活泼的部

分。由于它是以文艺心理学的前两部分为基础的，因此它在繁杂的感性事实中，保持着阐释与分析的科学性；同时，作为“枝叶”、“触手”，它又不断地把生活中的新鲜养料和信息，传给它的基础与枝干，使之更加坚实和粗壮。如各种艺术门类的审美特点，各类审美感受的心理过程，各种艺术技巧的心理依据等。因此，文艺心理学的这三个部分，又可以看作是一般、特殊与个别的三个范畴。这本书所探索的几个问题，都属于文艺心理学基础部分即一般部分的问题。它主要是依据心理学的基本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规定中进行探索。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文艺心理研究中已经不断地有所触及并不断地有所深入。此书正是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的鼓舞启发下写成的。

书的内容本应再深入地研究与推敲。但又觉得，与其在陋室中自判自断，不如把它放到有阳光、有风雨、有新绿、有慧眼的广阔天地中去，就象一棵嫩苗，它本身若无生命力，再精心培植于温室，也仍然要死的；但它若有生命力，经过大自然的陶冶，说不定还真能长成一棵象样的树。

于是，这本不成书的小书就这样交出去了。

作者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目 录

前 言	1
一 文艺活动的主体需要	1
活着 就要有需求	2
有了这样的需要 缪斯才会飞临	4
奥林匹斯山的神都在这里	8
这里也有一个宙斯	13
远近高低各不同	16
二 文艺活动的动机	24
需要一只渡船	24
它是航海的风	28
三 唤情结构的捕捉与行为结构的推断	35
这并不是照镜子	36
对于唤情结构的捕捉	39
对于行为结构的推断	54
唤情结构与行为结构的关系	73
四 艺术知觉的情性感与恒常性	81
情感是辉映艺术知觉的彩霞	81
情人眼里出西施	85
以不变应万变	97
以善变应不变	102
五 表象的无意识活动及灵感的突现	105
令人神往又令人莫测的谜	105
表象的无意识活动	107

它是这样动起来的.....	113
幕后的导演.....	124
灵感的降临.....	129
六 艺术想象的生活逻辑.....	131
艺术想象的共性依据——生活逻辑.....	131
服从生活逻辑的被动性.....	138
七 艺术想象的情感性与审美适应性	158
艺术想象的强烈的情感性.....	159
艺术想象的审美适应性.....	182

一 文艺活动的主体需要

哲人们说：人啊，是最难琢磨的。

你看，那些大智大谋、光若星斗的大师，他们为了艺术，竟做出了那么多令人愕然的傻事：莫扎特在爱妻分娩的时候，坐在她的身旁，仔细地听她痛苦地叫喊，并边听边把这叫喊声谱成音乐；巴尔扎克为了给他虚构出的人物起个名字，冥思苦想了几个月，并饥肠辘辘地到街上去寻找；鲁迅为了写出他的人物，竟想喝醉酒痛打宪兵一顿，然后去坐牢；曹禺为了写出一段戏剧情节，受折磨、受侮辱、饮风餐雪，险些被打瞎一只眼睛……。难怪柏拉图说：这是“迷狂”、是“神灵赋体”；弗洛伊德说：这些人么，其实并不怪，他们是神经病患者。更有趣的是，对这些“神经病患者”们创造出的产品，又竟有那样多的人为之着迷、倾倒：有迷于名画流连忘返的古人，有为了看一场戏而不以步行百里为遥的现代农民，更有为听一曲音乐、为藏一幅名画不惜破产、不惜丧命的外国人。难怪有人说：搞艺术的是疯子、赏艺术的是傻子。

可是奇怪，这样的“疯子”竟代代都有，这样的“傻子”也处处皆是。

人，为什么要“疯”于艺术，又要“傻”于去欣赏艺术？人们对于艺术渴求些什么？

活着 就要有需求

人只要活着，就总要受生命的两大原则——活动原则和平衡原则的支配。

活动，分外部的活动与内部的活动。外部的活动，创造着人类生存的条件，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于是生活着社会的人。内部活动，适应于外部的活动，又调解、保障着外部的活动，和外部活动一起构成实践着的社会的人的总体。而只要活动着，不管它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总要对活动者构成生理和心理的刺激。心理学家的试验证明，没有了来于活动的刺激，人是无法忍受的。比如几个被试的大学生，除了吃和排泄外，他们被人为地停止了外部的活动，尽可能地阻绝了外来的刺激，在每坚持一日都可获得高额报酬的鼓励下，他们痛苦地坚持着。于是，思考混乱了，幻觉产生了，无法忍受了。大部分被试者只能坚持两至三天。最大限度的坚持了六天。不过，这还仅只是停止了外部的活动。至于

内部的活动，如脏器的活动、腺体的分泌、体液的流转以及心理的活动等，那是须臾也停不得的。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

人体又总是趋向着平衡的。身体的重心偏移了，就立即幌动一下，以校正这偏移，维持平衡；肢体劳累了，就放松一下，以恢复平衡；大脑细胞兴奋之后要抑制，内心感情涌动之后要平复，也是力求着平衡。平衡破坏了，疾病就来了，生命就受到威胁。没有平衡同样就没有生命。

然而，活动就意味着平衡的打破；平衡，就不该活动。这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共存于生命体，就形成了活动——平衡——活动——平衡的对立统一运动。旺盛的生命力就生于这活动——平衡的矛盾运动之中。

既然活动与平衡都争夺着自己统治的权力又都不能长久的统治，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活动进行的时候，失去了的平衡就需要恢复；而当平衡实现的时候，活动的需要又早已“急不可待”。生命不息，活动与平衡的矛盾运动则不息，生命体的需要也就不会停息。生命的活动不断地产生生命的需要；生命的需要又不断地调动着生命活动的积极性。“个性是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在活动中显示出自己的积极性

的。个性积极性的源泉就是个性的需要”。 “需要是个性的一种形态，它表现出对具体的生活条件的依赖性。需要是个性积极性的源泉”。

（〔苏〕彼得罗夫斯基主编《普通心理学》，第111—112页）

有了这样的需要 穆斯才会飞临

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某种客体所以能在人的生活中占有位置，成为生活的内容，是因为在人那里可以找到对于这一客体的需要。否则，尽管它存在着，它也不会作为生活的内容而存在。丰富多彩的生活，正有多种多样的人的需要与之对应，也可以说，正因为人的需要多种多样，才有了经由人的物质实践活动而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不过，这多种多样的需要远不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艺术的需要。饥饿者对于食物的需要、寒冷者对于衣服的需要、守财奴对于金钱的需要、政治家对于权力的需要等等，都不同于艺术的需要，这些需要不会唤得艺术女神的飞临。

艺术的需要，是一种特殊的需要。对于人的艺术需要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基本分歧在于，艺术的需要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

的；是本能的、生物性的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性的；是偏重于情感的还是偏重于认识的。如柏拉图认为，艺术创作的需要来于超意识的神力，

“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这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灵凭附着来向人说话”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9页）。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地理解创作动机的各种派别的发端。这种超意识的“神灵附体”，实际上是把创作需要和创作过程都理解为无意识的。后来的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如谢林、费希特、柏格森等，他们涉及到艺术动机的一些见解，就都可以从柏拉图这里找到承继关系。现代直觉主义奠基人柏格森，认为艺术创作是来于某一个瞬间的偶然闪现。爱德华·哈特曼则更明确地提出，艺术构思是“不由自主地、消极地产生的。完整的形象作为神的礼物毫不费力地赋予天才”（哈特曼《世界过程的本质，或者是下意识的哲学》第178页，俄文版）。同样强调艺术动机源于无意识的弗洛伊德，与直觉主义者又有所不同，他认为艺术动机虽然源于无意识，但却并不象他们说得那样神秘，产生这种动机的需要是可知的。他认为这就是人类本能的欲望受到社会的压抑而存在于下意识中，并在那里结合为各种情绪，这类情绪就是艺术活动的真正原因。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是只

看到了艺术需要的生物性的一面。与发端于柏拉图的“无意识论”观点相反，还存在着源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另一类见解。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需要是来于摹仿的本能。“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亚里斯多德《诗学》第11页）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摹仿既是艺术创作的动机，又是艺术创作的原则，这是有意识的活动。此后，狄德罗、罗蒙诺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坚持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的观点，反对了艺术活动的无意识说。不过，用摹仿来解释艺术动机，这仍然是从生物性的本能中溯源，这与弗洛伊德又是一致的。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于艺术需要的问题没有进行直接的研究，但从大家对于艺术的本质、艺术的作用等艺术理论问题的研讨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艺术需要问题的理解倾向。文化大革命前，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中重现实主义、重艺术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重艺术家的创作指导思想来看，大多数同志是倾向于艺术需要的有意识性、社会性和认识性的。近几年情况有了改变，不少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了艺术的无意识性和情感性的研究，弗洛伊德的本能